

蒲公英

今年



公英閣小札

今年是我七十八歲生日，虛歲七十九，我們中國人最忌諱就是九，於是老伴絕口不提我的虛歲，在我今年的生日那天，就算是我八十大壽了。其實七十八、七十九或八十，在我看來都一樣，只是數目字而已。

人們應該算虛席，西方是從離開母胎娃娃墮地算起，西方人還沒完全進化，多多少少保留點遠古的茹毛飲血的習性。

記得不久前我看過一段手機上的視頻，話說一位老母親呈文上告她的四個兒子，一個推一個像地球似的，沒人願意給老人家養老。在法庭上，那四個不肖兒子振振有詞的說，房子是他們購買的，老母親分文都沒幫過他們。老母親聲淚俱下的說，是我，我住了你們的房子，沒付房租伙食，那你們一個個的住了我的房子怎算？那幾個不孝兒力當庭力辯。老母親對法官說，我是沒房子給你們，你父親為了你們四兄弟操勞過度，沒能跟我共度白首，你們一個個都在我的肚子裡住了十個月，法官聽了潸然淚下，當場順斥他們兄弟，告誡他們一定要好好孝順老母，隨時可以再呈文法庭，法院永遠支持老母親。這故事，遠離我這篇雜文的題目《今年》。

是的，今年是我八十歲生日（這是老伴堅持的，老家俗語說：「聽某嘴，無敗事。」）我就聽她的話，八十歲，就八十吧！（一笑）。

今年也是我與老伴結婚五十週年紀念，這半世紀以來，我們相茹以沫，同業共苦，生養了三男三女，可憐我那第二個兒子，七歲不足六歲有餘，就夭折了，我曾寫過一首短詩叫：《痛》：

飲一盅青青的愁／酌一復／酌酌／醉不倒的／揮不掉的／趕不走的／痛／談何容易／一下子／摘掉一清明憶亡兒。

如今已白髮蒼蒼，歲屢跌叢，有時想起我那可憐的二兒子，一層莫名的就會在我的眼簾升起，是，都已四十多年過去了，我還是未能釋然。

拋開不愉快的往事，就想想我們這攜手走過的五十年。

老伴持家以儉，只給自己買了一身便宜的結婚禮服。在我們金婚那天，我們將再次在同一個教堂再次步入婚姻的聖壇。可惜那位五十年前給我們證婚的LEON 神父，早已在天主跟前享清福了。

當然喜宴是少不了的，我的賓客只有我那在澳洲的妹妹一家，與在加拿大的弟弟一家，我的大哥已九十多歲了，二哥已離開我們與在天的雙親團聚多年了，侄兒女們個個都忙著工作，不知道能來幾個。我的好友一個也不敢打擾他們，究竟金婚紀念只乎我與老伴，以及兒、女和那七男六女的小孫孫們。尤其是那二男一女的三胞胎的小孫孫，到時就是我們的婚禮上的主要賓客了。

當然，我的願望是做了金婚紀念，希望還能做鑽石婚吧！我們讓德堂的一位老宗叔曾做過鑽石婚，相信相偕六十個春秋，能有幾人。

今年已過了五個月，我還想把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第四年的九月二十七日發表在當時的《華僑商報》，每逢星期日都出版的《華僑周刊》裡的《學生園地》發表的有生以來第一篇日作。開始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世界日報上，以吳茗這筆名發表的最後一篇。那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學生習作，編輯成書，就當做為我的寫作生涯中的紀念吧！

今年，我又再次回到我住了將近十年的花的城市——三寶顏，那有著我永難忘懷的童年，我曾想再次拜訪忘不了的二位老師，一位曾經送給我一枚名貴的金筆，我忘了什麼牌子，後來，我離開三寶顏，結婚後，五年內曾搬過六次家，那支饒有紀念意義的金筆也不知什麼時候遺失掉了。

那位老師叫蔡淑芬，她的另一伴也是我的數學老師，姓黃名字忘記了。另一位是粵籍老師叫曾滿賢老師，曾老師事母至孝，當時的三寶顏市，一星期或幾星期才會放映一部華語電影，每逢放映華語電影，他總是帶她老母親去，讓他賢慧的，也是學校的幼稚園老師照顧孩子。記得曾老師的父親有間中藥房。曾老師課餘時間照顧中藥房。我每次回顏市時，總會去拜訪他老人家。

這次再次重踏上花的城市，想起這二位老師，表哥表妹們告知，他們都已離開人間，我都已將迎來八十壽辰，我的老師已天人永隔，也是在理的。

我小時候，住在一起的表哥表妹們，二位表姐已經魂歸天國，那些表妹們都已兒孫滿堂，人生就是這樣，如海裡的浪濤，一浪推過一浪，我們也將跟那些浪花一樣，被時光的浪濤捲入永恆中去。

2026年6月1日

鄭亞鴻

印度高溫的警示



談今論古

從5月底到6月初的這兩周時間裡，印度北部、中部的核心平原區域，包括首都新德里、北方邦、拉賈斯坦邦等人口密集區，監測到的最高氣溫普遍突破45攝氏度，印度全國多地已經連續多日發佈最高級別的嚴重高溫警報。拉賈斯坦邦局部最高氣溫甚至達48.2℃。據印度媒體統計，截至6月初，全國因炎熱死亡人數已超過200人，並報告了近25000例疑似中暑病例。印度當地媒體披露的最新研究結論顯示，極端高溫的致命性遠比公眾此前認知的更強，僅單日的極端高溫天氣就可能在印度全國範圍內造成約3400人死亡。極端高溫正迫使約600萬印度人試圖逃離這片炙熱的土地。

印度高溫的形成，是地理、氣候與人為因素的三重疊加。從自然條件看，印度地處熱帶、亞熱帶，北迴歸線橫穿中部，春夏太陽直射點北移，地表接收極強太陽輻射。氣候變暖是印度此輪高溫的一大主因。根據國際科學機構「世界天氣歸因聯盟」的說法，此次席捲印度的熱浪為30年一遇級別，由於全球變暖，這種程度高溫出現的可能性增加了約45倍。與此同時，城市熱島效應也是一大「幫兇」。印度150座主要水庫的儲水量僅相當於設計儲水量的24%，為五年來最低水平。新德里等地實行限量供水，許多地區的供水量已減半。持續高溫引發民眾搶水沖突。印度2025全年發電總裝機容量4.76億千瓦，總發電量約為1.87萬億千瓦時。

而人口同樣超14億的中國，同期發電裝機容量38.9億千瓦，總發電量10萬億千瓦時。印度的電網供電穩定性遠遠達不到支撐全民降溫的要求，全國範圍內平均每月要停電14次。印度的空調保有量總共只有9400萬台，整體普及率還不足10%。

絕大多數普通家庭根本沒有安裝空調的條件，高溫來臨時幾乎沒有有效的降溫手段。哪怕部分家庭已經安裝了空調，也根本無法保障設備長時間穩定運行，無法應對極端高溫帶來的危害。高溫還影響小麥等作物收成，威脅糧食安全。戶外工作效率下降，威脅經濟造成負擔。熱浪導致醫院壓力劇增，熱射病、心血管疾病

等發病率上升。專家指出，未來印度熱浪將更頻繁、更持久且更強烈，是該國面臨的重大氣候挑戰。

印度高溫警示世界各國，全球變暖背景下，極端高溫、暴雨、乾旱等災害頻發，生態與民生風險持續上升。極端天氣的連鎖反應不容忽視，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事件正變得愈發頻繁和劇烈，不再是遙遠的概念，而是切實的威脅。世界氣象組織預測，2026至2030年，全球氣溫將持續偏高。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必須重視水資源管理利用和應急供水能力，以應對高溫乾旱可能引發的連鎖危機；必須持續加強電網建設與調度能力，確保在極端天氣下能源供應的穩定，避免系統性癱瘓；必須堅定地發展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對石化燃料的依賴，這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難怪馬斯克認為，未來財富的核心在於可調動的能源規模，「瓦特」將成為比美元或比特幣更本質的硬通貨；城市應通過推進綠色低碳發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規劃通風廊道、使用涼爽建材等方式，主動降低城市熱島強度；必須建立更靈敏、覆蓋更廣的高溫健康預警系統，並制定完善的應急響應預案，特別關注保障低收入群體、戶外工作者等的基本用電、用水和降溫需求；必須加強農業抗災能力，並評估高溫對關鍵產業和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氣候問題無國界，氣候治理不是單一國家所能解決的，而是全人類應共同參與的「大工程」，唯有各國摒棄分歧，攜手推進氣候治理，才能減緩變暖趨勢，守護人類共同家園。

(2026年6月4日)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 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e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 UPMG GROUP

老油條

中國給日本航空立新規



談天說地

日本野心不死對中國侵略和掠奪，早已在幾百年前的唐朝明朝就已開始，直到二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侵略中國這段慘痛發黃的歷史罄竹難書，中國軍民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足足有3500萬人，包括731、560活人體作生化毒氣實驗，成千中國婦女淪為慰安婦，時間雖已流失了幾百年，但日本鬼子從不認錯，更可惡的是篡改教科書否定南京大屠殺和731、560部隊毒死上千萬中國人民，日本隻字不敢提起……。只要是上了年紀了解歷史，對日本人那種邪惡殘暴野心會有較深刻的認識，都不會忘記日本鬼子對中國人民過去慘不忍睹的傷害……。

可悲的今日中國，就有些生於和平年代的年輕人對歷史了解不深，還有一些崇拜日本外表那種虛偽斯文文哈腰行禮的中國學者教授專家，它們的靈魂深處都懷有一種陰陽怪氣的扭曲歪論，宣揚二戰時間已經過了那麼多年，當年屠殺中國人的都是以前日本人的先輩，現在的日本人是無辜的，強調現在的中國人應面向未來，認為過度糾纏於過去歷史無助於國家發展，這種歪論是日本右翼分子同路人隱藏於中國社會的代言人……，中華民族是個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人何嘗不想拋掉那一直揹扛在肩膀上，上百年來疼痛沉重仇恨的包袱……。不錯，從二戰後至今整整過去了81年，中國人民仍舊耐心等待日本的道歉是落空了，咱們得不到日本鬼子的道歉，也看不到日本右翼份子反省認錯，中國人唯一能見到的是日本右翼政客年年依然前往參加祭拜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咱們見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抗中反華干涉中國內政的猖狂言論，「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最令中國人痛心疾首的是，二戰戰後受聯合國制約的戰敗國。竟然膽大包天要挑釁戰勝國的中國，不怕中國的反彈和感受，也不怕中國以聯合國敵國條款隨時可卜痛打日本，高市依然我行我素毫不忌諱在日本西南諸島與那國島，石岩島，琉球，佈署可打擊中國沿海諸城市上海，寧波，廈門的多款飛彈，它赤裸裸地排出一陣陣要與中國人民

解放軍來一次大戰姿勢……？

中國政府對日本和平相處的春夢早已走向破滅了，這也是中國政府出手反擊給日本人一點顏色看，除了禁賣軍民兩用的戰略物資稀土（RARE EARTH），鎳，鎳，石墨烯，鎢第，日本用的稀土71.9%是進口自中國，它用於半導體，汽車和軍工業重要元素。中國又在2026年五月中國動真格的打出一張「給日本航空」痛不欲生的牌……。從今年7月1日起日本航空公司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隨便享受過境便利，每次要飛越中國領域必須事先經過中國政府逐次批准才行，不給日本飛機要過就過的便利……今後日本航空公司要飛歐洲只有如下三條路可選擇：

第一條是飛越北美的東線。從日本向東，飛越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蘭島等地抵達歐洲，但繞行後路程激增，單程將增加約4000多公里飛行路程，導致飛行時間延長到四到五個小時，機票和時間也將增加許多，飛機燃油也得多消耗很多……。

第二條首先聲明的是這條路線，仍然需要經過中國西部的空域，還是要使先知會中國政府拿到清單才行，因此還是受到新規的約束。如果日本飛機獲得批准飛越，向南經中亞至歐洲是當前航程與成本最佳折衷的方案。目前85%日本越歐洲航班都依這條路線進行。

第三條是繞飛東南亞和南亞，從日本往南飛，越過東南亞抵達歐洲，這條路線航程最長，單程就要增加到3000至5000公里，還會面臨空域擁堵，複雜天氣的干擾問題，屬於高成本，高風險的選擇路線……。

困擾日本航空公司飛行路線的是飛東線和南線都會帶來可觀的成本增加，單程僅燃油成本可能要增加約二十萬美元，（約140萬人民幣），這不僅僅將衝擊日本航空貨運的時效和最終成本攀高昂貴，最後就要轉嫁給乘客，託運的出口商，同時也需要調高票價和費用……。今天的日本鬼子已不是當年可以任意屠殺中國人的日本了，而中國已不是當年拿著簡陋落後武器對抗日本鬼子的中國了……。

稿於2026年5月

林輝煌

紅線不容試探：從在菲中國公民權益看中菲關係的現實抉擇



柳浪飛歌

近日，一則關於中國政府對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實施制裁的傳聞，攪動了本就敏感的中菲輿論場。面對媒體的密集追問，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發言人季凌鵬並未陷入對傳聞細節的「闢謠」或「證實」之中，而是給出了一個斬釘截鐵的回應：「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維護在菲中國公民和機構安全與合法權益。」這一番表態，看似是外交辭令的常規操作，實則是在當前複雜的地緣背景下，北京向馬尼拉發出的、一次極其冷靜且分量十足的警告。

執法異化為工具：三佳鋼廠案的警示

要讀懂中方此番表態背後的沉重，必須回到近期幾起具體的涉中國公民案件上。最典型的莫過於5月發生在東米薩斯省的「三佳鋼廠案」。在這場行動中，69名中國公民被菲執法部門大規模抓扣。根據公開報導，部分人員在羈押期間被拒絕探視，且被安置在條件惡劣的臨時羈押點。然而，經中方多輪交涉及菲司法審查後，劇情發生了戲劇性反轉——菲司法部最終以「證據不足」為由，裁定釋放其中64人。

這一「抓」一「放」之間，暴露出的問題遠超案件本身。首先，它引發了外界對菲方執法動機的質疑。如果真的是出於國家安全或打擊犯罪的嚴肅目的，為何最終難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其次，這種大規模的突擊行動，極易讓人聯想到一種「政治化」的操作模式——即通過針對特定國籍人員的執法高壓，來迎合某種國內的政治需求。對於在菲的數十萬華僑而言，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恐慌是真實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正的，而不應成為針對特定族群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外交辭令的「留白」藝術

回到使館發言人的回應。季凌鵬沒有澄清那些具體的制裁清單是否屬實，這種「不證實也不否認」的姿態，在國際外交中往往比激烈的言辭更具威懾力。它傳遞出的信號是多維度的：

第一，中方已不再滿足於口頭交涉。過去，中方通常通過外交渠道表達「關切」或「遺憾」。但現在，「關切」已升級為「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第二，中方的反制手段將是多樣化的。即便沒有那份具體的「制裁名單」，中方手中的牌依然很多。例如，不久前海關總署發佈的第66號公告，以非洲豬瘟疫情為由暫停進口菲律賓豬肉及相關產品。這是一種典型的「合規性施壓」——理由正當，程序合法，但對菲農業出口的心理打擊不容小覷。第三，責任主體

的明確化。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近日點名批評特奧多羅「過河拆橋」，這種罕見的嚴厲措辭，實際上是在劃清界限：國家間的友誼可以維持，但個別政客若為了個人政治私利而綁架雙邊關係，必將付出相應的代價。

菲律賓的經濟帳與政治帳

筆者有必要在此為馬尼拉算一筆帳。菲律賓當前面臨的經濟形勢並不樂觀。通膨壓力高企，經濟增速放緩，基礎設施缺口巨大。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不僅是菲律賓重要的貿易市場（尤其是香蕉、鳳梨等農產品），也是重要的投資來源國和基建合作夥伴。

部分菲政客或許認為，通過在南海問題上示強、在執法層面對中國公民施壓，可以向域外盟友展示「忠誠度」，從而換取更多軍事援助或安全保障。然而，這種「戰略豪賭」的風險在於：它可能嚴重透支菲律賓的經濟未來。試想，如果中國在菲公民的安全與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誰還敢來菲律賓投資？誰還敢來旅遊？一旦中菲經貿合作因政治互信崩潰而降溫，菲律賓的通膨問題、就業問題將由誰來買單？恐怕不會是那些在香會上誇其談的政客，而是普通的菲律賓民眾。

重新校準關係的錨點

中菲之間確實存在海洋權益的爭議，但這不應成為阻礙兩國在其他領域開展合作的理由。事實上，歷屆菲律賓政府都曾成功地在維護主權與發展對華關係之間尋找平衡。當前的困境在於，菲方的一些操作正在打破這種平衡。將法律問題政治化、將執法行動工具化、將雙邊關係意識形態化，這些做法正在迅速消耗中菲之間的互信存量。

中國駐菲使館的表態，實際上是在給了馬尼拉一個「冷靜期」。它告訴菲方：中方不主動尋求對抗，但也不會被動接受侵害。維護在菲中國同胞的權益，這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更是國家尊嚴的體現。

當國際輿論場充斥著戰術性的噪音，真正的戰略風險往往被淹沒在喧囂之下。但對於決策者而言，真正需要關注的是那些看不見的代價。「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它是國家機器維護海外公民利益的莊嚴承諾。

對於菲律賓而言，明智的做法不是去猜測制裁何時落地，而是應儘快回歸法治軌道，規範執法行為，切實履行國際條約義務。大國博弈的棋盤上，棋子是無辜的；但在鄰里相處的邏輯裡，互相尊重是唯一的生存法則。希望馬尼拉能聽懂這層意思，不要讓「不證實也不否認」最終演變成無可挽回的現實。

(2026/6/5於福建南安)